



守车驶过的岁月

■ 贵州六盘水 傅柏林

守车,是挂在铁路货物列车尾部的工作车,它不仅是运转车长用来瞭望列车的工作车,也是铁路沿线职工、家属出行的交通工具。

记忆中的守车十分简陋,车厢中间安放着一个铁炉子,烟囱从车顶穿出去,炉旁是一圈方形隔离铁栏,四周有钢筋护栏。铁炉子是冬天供运转车长取暖使用。守车中部,左右两侧各有一个三面朝外突出的瞭望小窗,窗下各有一把供运转车长使用的椅子,两把椅子的朝向相对,墙上有一块风压表和紧急制动阀。

那时出乘中车站没有人送饭,车长出乘要自己备足食品和生活用水,带够在途中所需的物品。守车上的煤炉不仅用于冬季取暖,更多的时候也可以用来加热美食,用车长的话来讲“相当于半个厨房”。当时铁路统一配发的蚕豆形铝制饭盒,放在守车煤炉的铁板上,大小尺寸合适,热菜热饭迅速,堪称绝配。有时候遇到熟悉的沿线职工,顺带拿出洋芋分享给车长,拳头大小的洋芋被铁炉下的炭火烤得外焦里嫩,香气四溢,让人垂涎三尺。如果喝上一杯热茶,聊着铁路家属区发生的奇闻轶事,可谓悠哉乐哉,其乐融融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运转车长出勤时,身着大盖帽、蓝色铁路制服,袖子上别着红底黄字“运转车长”的三角臂章,行走在家属区、公路上,时常会迎来路人羡慕的目光。铁路上曾经流传一个顺口溜,“运转车长真伟大,坐着火车跑天下;离地三尺巧驾云,背着黄色帆布包”。在那个崇尚英雄的梦幻年代,运转车长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。

货物列车的守车体积小,重量轻,所以运行起来摇摆晃动得很厉害,有时候颠簸得人坐不下站不稳。最恐怖的是,列车启动的那一瞬间,一声汽笛鸣响,火车头爆发出的牵引力加上几十节列车传递到尾部的巨大惯性,如同踏着多米诺骨牌节奏,从远处依次传来“咣当咣当”声,挂钩牵引的声音接近守车的一刹那,坐在守车里如果不抓住一些固定的物件,一定会伴随着轰隆隆响声被狠狠踉跄摔倒。

运转车长一个人在狭小空间内伴着无休止的噪声,只有他一个人。守车没有微波炉、照明、取暖、防暑设备,吃饭没有点。夜间作业,运转车长只能靠信号灯。即使这样,他们仍然难以抵御严寒侵袭。运转车长在每通过一个车站时都要走出守车车厢,站在瞭望台上举起红绿两色的旗子(信号灯)向车站上的值班员示意,这样的仪式感让我觉得很酷,我经常在家属区里的小房子后边模仿运转车长举旗的动作。童年时,我猜想运转车长这么做的意思是告诉车站值班员,车里没有强盗,我也没有睡着,一切安好……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随着中国铁路设备的日益更新和发展,一种叫作“列尾装置”的电子设备全面取代运转车长的监控工作。这套装置挂在列车最后一辆车厢上,可自动采集、传输、存储列车尾部制动风压和列车运行数据,准确地反馈给机车乘务员,机车乘务员通过数值显示、语言提示更加直观地监控列车状态,独立完成查询列尾风压、试风和发车作业。如遇紧急情况,只需按下按钮,列车就能紧急刹车,大幅度提高了列车安全性能。

至此,挂在长龙似的货物列车尾部、轻飘摇摆宛如铁龙尾翼的守车,从中国大地纵横交错的铁道线上淡出。铁路部门也随之取消了守车。“运转车长”这一职业工种和“守车”这个名词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记忆中头戴大檐帽,身着笔挺工装,佩戴菱形臂章的运转车长和守车已成为铁路人永远的记忆。而对于许多铁路人来说,对于“守车”的怀念,正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。对于逝去的运转车长和守车,我们无法挽留,也不允许挽留,倘若“守车”会说话,它定会为你推开记忆的大门,向你讲述那些年,那些人,那些事。

如今,偶尔在梦里遇见童年的守车,带我穿过一座座铁路桥梁和隧道,重温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,仍是久久难忘。

留在桥头的记忆

■ 安徽池州 石泽丰

桥老了,老在清波暖流的岁月深处。我再次走近它时,时隔已有二十多年。二十年后的今天,它依旧立在那里,肩扛疾驰而过的车轮,背驮漫步者悠闲的步履。只是桥洞已被堵死了,早年从桥下穿行而过的小路到此也被截断,像一个人伸展不出的记忆。

桥是拱桥,离我当年的学校很近。出校门向左,是一条狭长而繁华的老街,老街的尽头,便是这座桥。桥横在江堤上,为了一条通往江边的小径曲背躬身,方便着老街的人们通行。那个时候,我们常常三五成群地从此经过,然后坐上轮渡,到对面的安庆去玩,毕竟,这边只是一个小小集镇。

在我印象里,桥头是热闹的,那里有集市,人声嘈杂,车辆横行。除了粗放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外,一些食品的香味还弥漫在空气中,引诱着我们饥饿的胃。记得一个周末的中午,我从安庆回来经过桥头时,正被几个女同学拦住,她们说邮递员为我送来了一张十元的稿费单,要我请客。看旁边有一家特色包子店,我说,就请你们吃包子吧!她们很高兴,当即,叽叽喳喳地走进了店里,围着一张方形的小桌坐下。我为每人点了一份小笼包,付钱之际,请客的理由受到了老板娘关注。也许,在她眼里,一个近似“迂腐”的中专生,不可能写诗发表,但事实已超出她的料想。过了几天,我再次从桥头经过时,老板娘热情地招呼着我,邀我进店。那时,我才知道,老板娘也是诗歌爱好者,她写了很多新诗,并且封存起来,直到结识我,她才将它们打开,一一呈现给我看,仿佛只有我能读懂她的诗,也只有写诗的人才能读懂她的人生。在某种程度上,她的诗歌质量高出我写作的水平,与其说是叫我给她看看,还不如说是借此在欣赏,在观一个三十多岁女人的情感人生。她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说的婚姻枷锁,毅然与一个一见钟情的男人私奔,来到江南这座小镇,过着以卖早点为生的日子。离开家时,她没丢下曾经的诗歌手稿。

那年冬天的风极凄厉,一不小心吹落在了她脸上的泪滴。在现实生活的浪潮里,她与桥相互默默对视,桥上的车辆,桥下的过客,都是她看不厌的风景,包括不远处江上来回穿梭的渡船。也就是自那以后,我们成了较好的朋友。在她经营的包子店里,利用周末时间,我为她打过下手,帮她一起和和面粉。记得有一次,我也曾在蒸笼前,给她卖过一天的包子,尴尬的是,那一次,我竟然得罪了我们的班花。

班花听说我在那里做包子,那天,她特意和几个女同学一道,前来买包子吃。穷学生的心理,我是知道的,但老板娘作为经商之人,她会免单吗?在装不过去的糊涂面前,我无奈地收下了她们的钱,但她们毫不理会我的这种无奈,只是接过包子,转身就走了。日后,我作再多的解释,于班花,如耳际之风,就连毕业分手之时,她为此都没有正视过我一眼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当我再次来到这个桥头目视一切的时候,早年的往事又涌上心头。

亲近市声

■ 安徽肥西 凌泽泉

疏林薄雾,掩映着茅舍、草桥、老树与扁舟。两位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街市走来。一位妇人坐于轿中,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,轿后跟随着从郊外踏青扫墓归来的骑马与挑担的人。柳林一片,枝头泛着嫩绿。人们在茶馆休息的,有在看相算命的,有在饭铺进餐的。河里船只往来,首尾相接,或纤夫牵拉,或船夫摇橹。有的满载货物,逆流而上;有的靠岸停泊,忙碌卸货……春和景明时节,一幅都市的风俗画就此展开。这是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描画的北宋时期皇城汴京(今河南开封)车水马龙的繁荣市井。隔着近千年的时间,透过画面,人们分明还能听到熙熙攘攘的繁忙市声。

历朝历代不绝于耳的市声其实更像是一种养料,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
犹记十来年前,初来城里工作,租住在汽车站附近一座小院落二楼,楼上楼下共住四户人家,一座低矮的门楼加围墙,就将这里圈成一方小天地。隔壁的那对夫妻白天出门摆摊,天黑下来的时候,那辆装满货物的板车一进院子,就响起了搬放东西的嘈杂声。听去,好像这夫妻俩把一天的生活都压缩到晚上这个时段:去手压井里吱吱呀呀地提水,蹲在井边淘米、洗菜、浣衣,咚咚地上下楼,心急时放大嗓门喊话。连小院里的空气都被搅得滚烫烫的,热气向每一家的窗户飘去,暖着左邻右舍的心。此刻的我静静地倾听着这一家子的热闹,感觉他们的日子过得辛苦而充实。

停下匆忙的脚步,蛰伏于街市的一隅,轻轻地俯耳倾听,洗尽铅华的市声里分明盛着一份生活的厚实。

后来租住到一条老街的三楼,楼躲在街巷里,倒还安静,不过,上下班得穿越一条长约两华里的老街。这是怎样忙碌的一条街呀,两旁是临时搭起的鳞次栉比的商铺,中间夹着一条甬道,道两旁有缕罗绸缎、笔墨纸砚、烧酒茶叶、针头线脑、苹果香蕉、烧饼油炸,此外还有配匙修链、补胎充气、看相算命、说书唱戏、剃头修脚,摊位前男声女声的吆喝此起彼伏,加上广播喇叭的尖锐喊叫,吸引了多少逛街者的脚步。天刚蒙蒙亮,一个个摊铺就已开张,各色或长或短或高或低的店招东倒西歪地竖起来,街市里的行人,摩肩接踵,川流不息,有看街景的闲太太,有骑着自行车东突西奔的上班族,有叫卖的小贩,有牵着孩子闲逛的妇人,有听评书看唱戏的街巷小儿女……形形色色的市声,充斥着这条似乎与现代文明很不相称的街巷,但却是市井阶层最乐于流连的场所。每天经过这条街巷的时候,我都会放慢脚步,时光似乎对这里也特别厚待了些,变得悠闲而缓慢,在市声的包围里,心田有一种别样的轻松。

及至后来住进城里的小区,失去了市声中有着素净底色的喧闹,忽然感觉有点不自在,进而怀念起雪泥鸿爪般的市声细节,因为我相信,有市声盈耳,与现实亲近,才会离幸福近些更近些。



合肥市西果培训学校有限公司
终止办学公告
合肥市西果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自2021年11月17日终止办学。办学资质:安徽省(联系电话:1566527277);办学许可证号:教民1340102720211104号;办学地址:合肥市蜀山区文一名门东邻52栋商辅105-108室;信用代码:91340102MA8N1BQW5K。
特此公告
合肥市西果培训学校有限公司
2021年11月17日